上帝的罪人

文、圖／蕭福松

在長老教會當牧師的大學同學曾俊智，每次看到我，就說：「迷途的羔羊，回來吧！」我說：「我是很想回來，但奈何羔羊現在已變成老羊，回不去囉！」。

事實上，我和教會淵源一直很深，從小學時代的唱詩班，到中學時代的聖經班，我一直是「台柱」。高中時，牧師看我一副頗堪造就模樣，還有意保送我去唸神學院，但或許我凡心太重，俗塵未了，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牧師沒當成，和上帝的距離也越來越遙遠，後來生活每當碰到傷心煩惱事，想找老天訴苦、發發怨氣時，竟不知找誰啓齒好？不知該說：「主啊，耶穌基督！」，還是「如來佛祖，觀世音菩薩！」，想來，應是我罪愆深重吧！

小學時代，我上浸信會主日學，家裡就我和二姊上教堂，爸媽也沒反對，他們知道上教會的小孩不會變壞。在教會裡頭，認識很多不同學校、不同年級的大小朋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和睦快樂相處著。

我在教會也的確增長不少智慧，除了讀聖經、唱聖詩外，也學到不少東西。牧師娘看我蠻有音樂天份的，常抽空教我彈風琴及聲樂，造就我日後能高歌幾首藝術歌曲及隨興露一手鋼琴彈奏的三腳貓功夫。那時，對唱詩、彈琴的興趣遠高於對上帝的認識。

唱詩班裡大小朋友都有，調皮搗蛋的也有，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誰也不敢造次，做禮拜唱聖詩時，更是正經八百、正襟危坐。但只要一做完禮拜，又見牧師不在場的話，那簡直就是猢猻耍寶，啥把戲都來。

學牧師證道、學外省伯伯呼口號似的祈禱、學沒牙老奶奶唱詩歌，所有看得到、聽得到的，我們都學得來。那時節雖沒「模仿秀」這個名詞，但小毛頭們在幾位唸高中的大哥哥帶領下，常學大人見證唱詩模樣，逗趣十足。

有一次，大夥兒玩「千里傳音」遊戲，我剛好是最後一位。不曉得哪位重聽的傢伙，竟把「聖經」聽作「神經」，傳話到最後，牧師要我大聲說出答案，我照實大聲嚷道：「神經。」，引來哄堂大笑，聖經怎會變神經呢？就因在教會裡頭，大小朋友經常在一起嬉戲、查聖經、唱聖詩、做禮拜，感情十分融洽，有如兄弟姊妹般手足親情。

不過這一回，我卻是著了魔鬼撒旦的

道，被當時唸高二的哥哥惡整，差點成了「上帝的罪人」。

那是在一場特別舉辦的證道會上，老老少少的教友全都來了，很是熱鬧。禮拜儀式之後，有人新加入教會，有人受洗，接著聚餐，每人都分配到一小杯紅葡萄汁，一小片蘇打餅干，然後，就聽到牧師虔誠的宣示說：「你們喝這杯是喝我的血，吃這片是吃我的肉……。」，嚇得我趕緊睜開眼睛，看看杯裡的紅色液體，會不會真的是耶穌的血？

坐在我隔壁的小虎也沒專心禱告，身體晃來晃去、搖頭晃腦的，看到我張開眼睛，竟朝我擠擠眼，悄聲地說：「喔！我要跟牧師講，你禱告時眼睛沒有閉起來。」我心裡暗罵：「那你呢？小心上帝打你屁股。」。

聚餐完之後，緊接著是證道，感覺上氣氛很是嚴肅，頗有法庭審判的味道。唱詩班的小蘿蔔頭全部被安排坐在最後一排長椅上，哥哥就坐在我右手邊。

先是牧師講道，之後幾位伯伯、嬸嬸輪流上台做見證，有人講到激動處忍不住哭了，氣氛越來越熱烈，但坐在後排唱詩班的小傢伙們卻不耐久坐，慢慢有人傳紙條，丟橡皮筋，偷擰耳朵，偷抓頭髮……，小動作漸漸出籠了。

我被夾坐在中間動彈不得，但看到好笑處，也忍俊不禁，全身抖動地直想大聲笑出來，偏偏哥哥按住我的右手，示意我不准笑。

在一段冗長的見證之後，教堂裡又恢復莊嚴的肅靜。牧師清清喉嚨朗聲道：「各位兄弟姊妹們！靠著主耶穌的聖靈，讓我們的靈魂獲得拯救，讓我們的罪惡獲得洗滌。兄弟姊妹們！你們要是承認自己是罪人的話，請立即舉起手來，讓耶和華上帝赦免你的罪。」。

教堂裡一片肅靜，大家都是頭低低的在禱告懺悔，只有牧師像牧羊人一樣，環視著四周這群迷途的羔羊，希望有人「自首」認罪。偏偏沒有人願意舉手承認自己是罪人，空氣有點僵也有點尷尬。

約過了三分多鐘，仍沒有人舉手，我還是頭低低緊閉雙眼，腦裡只想著聚會快點結束，我家庭作業還沒寫完呢！這時又聽到牧師說：「不要猶豫，勇敢點，舉起手來，承認你是罪人吧！」。

又是一陣靜寂，顯然罪人還沒現身。正感沉悶，我的右手突然被高高舉起，緊接著聽到牧師興奮的說：「感謝主！我們的蕭弟兄終於承認他是罪人了，沒關係，上帝會赦免你一切罪惡的。」。

我的上帝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坐我右手邊的哥哥久坐無聊，眼看再沒人認罪的話，今晚的聚會可能沒完沒了，邪惡念頭竟動到我頭上來，剛好他的左手放在我的右手上，就這樣很順手地抓起我的右手，率先「發難」，承認是罪人。

所有眼睛此時都張開來全往我這邊看，我恨不得找個地洞趕快鑽進去，有夠丟臉的！唱詩班同學則是一陣騷動，竊笑不已。當然，在我「認罪」之後，也陸陸續續有「罪人」出現。但，我真的不是罪人，最起碼那時候不是。

散會後，唱詩班同學笑得人仰馬翻，哥哥則被我在教堂裡追著打。該打的哥哥，真是撒旦的使者，竟壞我一世英名，讓我成了上帝的罪人。